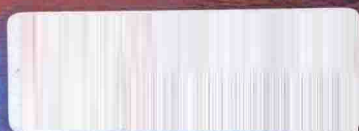


NA
建筑家系列 1

内藤广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编
范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NA

建筑家系列

1

内藤广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编
范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NAITO HIROSHI by Nikkei Architecture.

Copyright © 2011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ikkei Business Publication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NA建筑家系列. 1, 内藤广 /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编; 范唯译. — 北京: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80501-550-7

I. ①N… II. ①日… ②范… III. ①建筑设计—作品
集—日本—现代 IV. ①TU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4991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5343

责任编辑: 钱 颖

助理编辑: 孙晓萌

责任印制: 彭军芳

装帧设计: 仇高丰

NA建筑家系列 1

内藤广

NEITENG GUANG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编 范唯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发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发 行 京版北美(北京)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261毫米×182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5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01-550-7

定 价 89.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NA

建筑家系列 1

内藤广

日本日经BP社日经建筑 编
范唯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前言

本书将建筑类专业杂志《日经建筑》（以下简称Z）迄今为止所刊载的内藤广专访、谈话、标志性建筑物的竣工报告等新闻报道以及新作，分门别类重新编排，集结成书。本书是『Z建筑家系列』的第一册。

本册所选人物内藤广，与伊东丰雄、隈研吾，在设计理念上有很大的不同。伊东丰雄与隈研吾两位建筑家，善于迅速捕捉时代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植入自己的建筑之中。其结果就是，将他们二十年之前的作品与现在的建筑作品拿来比较，完全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两位建筑家，均以『变化』这一理念，驰骋建筑界多年。

在建筑界，内藤广也是一位顶级建筑设计师，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然而，他对于时代发展所持的态度，与上述两位建筑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浏览本书时，从本书所选取的建筑作品之中，读者便能感受到内藤广的设计作品存在着某些共通之处。那就是『不追逐前卫，而是要经得住岁月的考验』，以及『返回生产系统原点，重视建筑内部空间』的设计理念。

这样的设计理念，在他的扬名之作『海洋博物馆』中即已确立。该博物馆获得日本建筑学会作品奖之后，内藤广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认为，作为建筑师，在本质上已经超越了生命的界限。（中略）考虑到时间有限，就必须专注于事物的构成以及生产的过程，将细节及构造『雕刻』出来。』从此后接受的采访看来，内藤广的设计理念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所谓不追逐前卫，在一定程度上，即意味着不相信眼前的『舒适环境』。在编写本书

时，回顾过去的采访，会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个人对未来这样悲观呢？然而，随着编辑工作的逐步进行，就会发现，那只不过是流于文字表面而产生的错觉，内藤广绝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例如，本书最后部分收录的报道——东大十年教育观就是一个象征。从二〇〇一年开始，内藤广执起教鞭，对东大学生宣称『不教授前卫』，而只教授布局及素材的物性等『永不变化』的东西。比起教授表面化的流行趋势，教授这样的内容更需劳心费力。百事缠身的内藤广，为何如此认真地对待学生们呢？那是因为，内藤广坚信建筑是原动力，坚信年轻人拥有改变社会的力量。

二〇〇一年十月，旭川站试运营期间，在旭川市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内藤广先生对听众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可以充满自信地说，我将逐渐有越来越多的建筑作品，能够支撑起旭川这个城市一百年、两百年的时间。』能够面对着市民，胸有成竹地说出自己的建筑作品可以支撑城市一百年，这样的建筑家在日本屈指可数。

建筑界长期处于闭塞状况之下。希望本书能够超越一本普通的作品集，使读者通过本书看到『建筑的希望』。

日经建筑编辑部

《日经建筑》(NA)所刊载的受访者职衔，原则上为接受采访时的职衔。转载报道的期刊号，登载于题目栏下方。无期刊号的报道，为专为本书而作的新撰。

另外，报道中的图片，原则上也仅限于反映刊载之时的状态。因建筑物改建等原因，图片与现状有可能已有所不同。

目录

009 第一章

『海博』时期 (1950—1995年)

010 访谈01 『三十七岁时，才决定把建筑继续下去』——回顾那些被关注却也迷茫的日子 (1970—1980年)

016 建筑作品01 海洋博物馆·收藏库 (1990年)

024 阅读01 海洋博物馆：委托方与建筑家的二十五年——吸取旧馆教训基础之上产生的『活的建筑』 (2010年)

038 访谈02 『透过建筑能够看到社会和经济的变迁』——『海洋博物馆』所折射出的独特建筑观 (1993年)

043 第二章

『牧野』时期 (1996—2000年)

044 访谈03 『经济低迷与建筑界的兴衰无关』——需要告诉那些从事建筑的人，希望在哪里 (1996年)

048 建筑作品02 安云野知弘美术馆 (1997年)

058 建筑作品03 茨城县天心纪念五浦美术馆 (1997年)

068 建筑作品04 古河综合公园管理楼 (1998年)

078 建筑作品05 牧野富太郎纪念馆 (1999年)

092 访谈04

『若要存续百年，便要重新审视建筑物的结构』——建筑设计与建筑物的寿命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柏木浩一×内藤广) (2000年)

099 第三章

- 100 建筑作品06
伦理研究所富士高原研修所（2001年）
110 建筑作品07
最上川故乡综合公园游客中心（2001年）
120 建筑作品08
东京知弘美术馆（2002年）
130 建筑作品09
益子森林（2002年）
138 建筑作品10
港未来线马车道站（2003年）
144 建筑作品11
春日温泉·雅乐俱酒店配楼（2005年）
154 建筑作品12
岛根县艺术中心（2005年）

167 对话

167 特别对话01

180 特别对话02

192 特别对话03

『益田』时期（2001—2005年）

特别对话

畅谈施工——内藤广×加贺田正实×大川郁夫

『最重要的是：建筑物是由人建造的』

畅谈结构——内藤广×冈村仁

『结构工程师的真正作用并不仅仅是结构分析』

畅谈住宅——内藤广×太田理加

『住宅设计是与他人的对决，所有建筑师都需要自我修炼』

205 第四章

走向『土木』（2006年至今）

206 访谈05 『虚拟化的建筑将告别历史的舞台』——创刊三十周年纪念访谈：畅谈建筑师与社会的变化（藤森照信×内藤广）（2006年）

214 建筑作品13 日向市站（2008年）

226 访谈06 『知土木，始知建筑之扭曲的个人主义』——跨领域活动之所见（2008年）

230 建筑作品14 高知站（2009年）

240 建筑作品15 虎屋京都店（2009年）

250 建筑作品16 旭川站（2010年）

261 第五章

设计手法与教育观

262 阅读02 内藤广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成本管理方法——通过『内部核算』培养所内人员的成本意识（2008年）

268 访谈07 『直面新技术，自然而然会产生新的建筑方法』——详解建筑的『细节』（远藤胜劝×内藤广）（2009年）

278 阅读03 从设计图纸看内藤广作品——重视内外关系的虎屋京都店（2010年）

282 阅读04 东大十年教育观——相对于设计方案，更想把『不会改变的本质』教给学生（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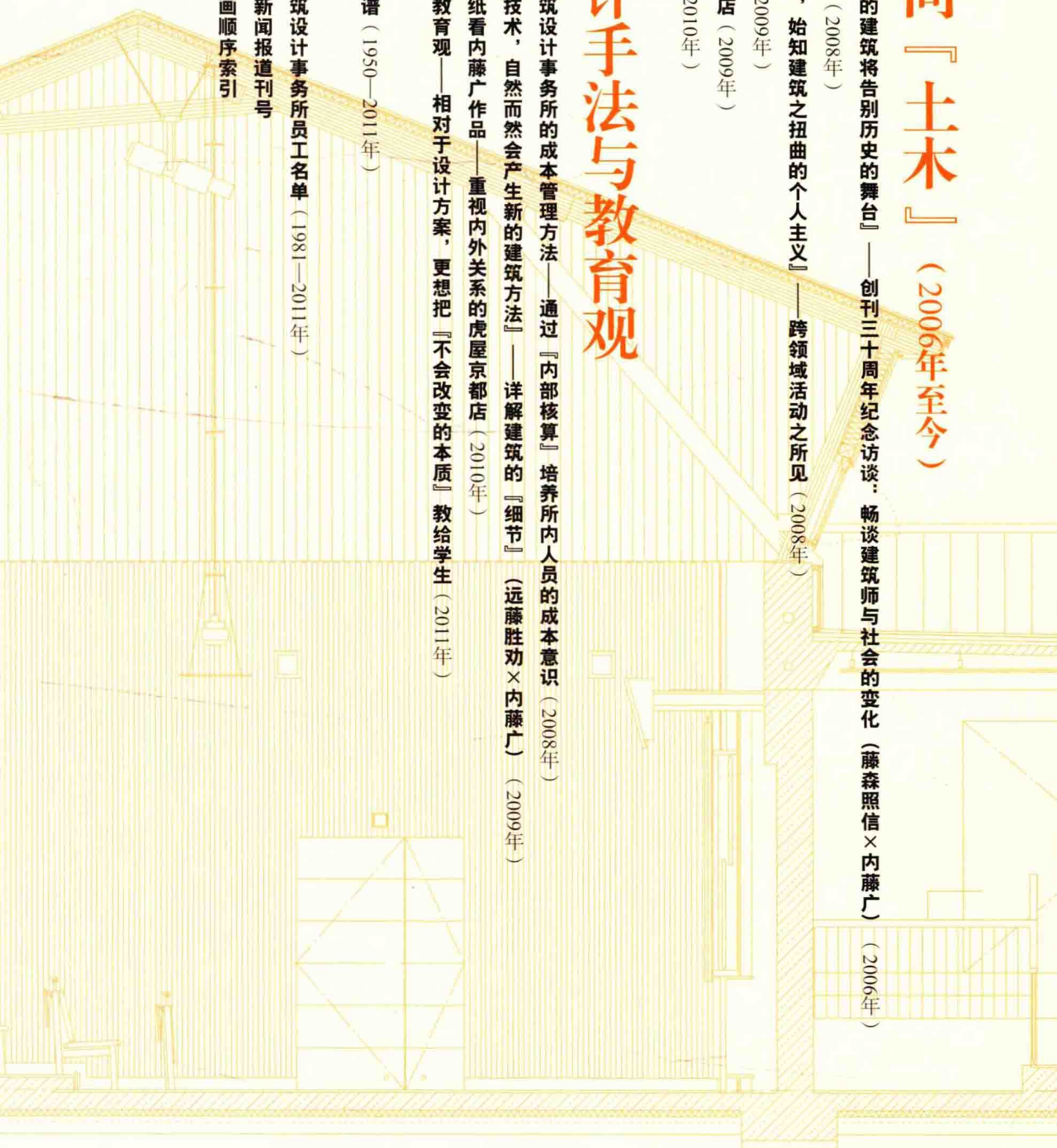
292 履历 内藤广年谱（1950—201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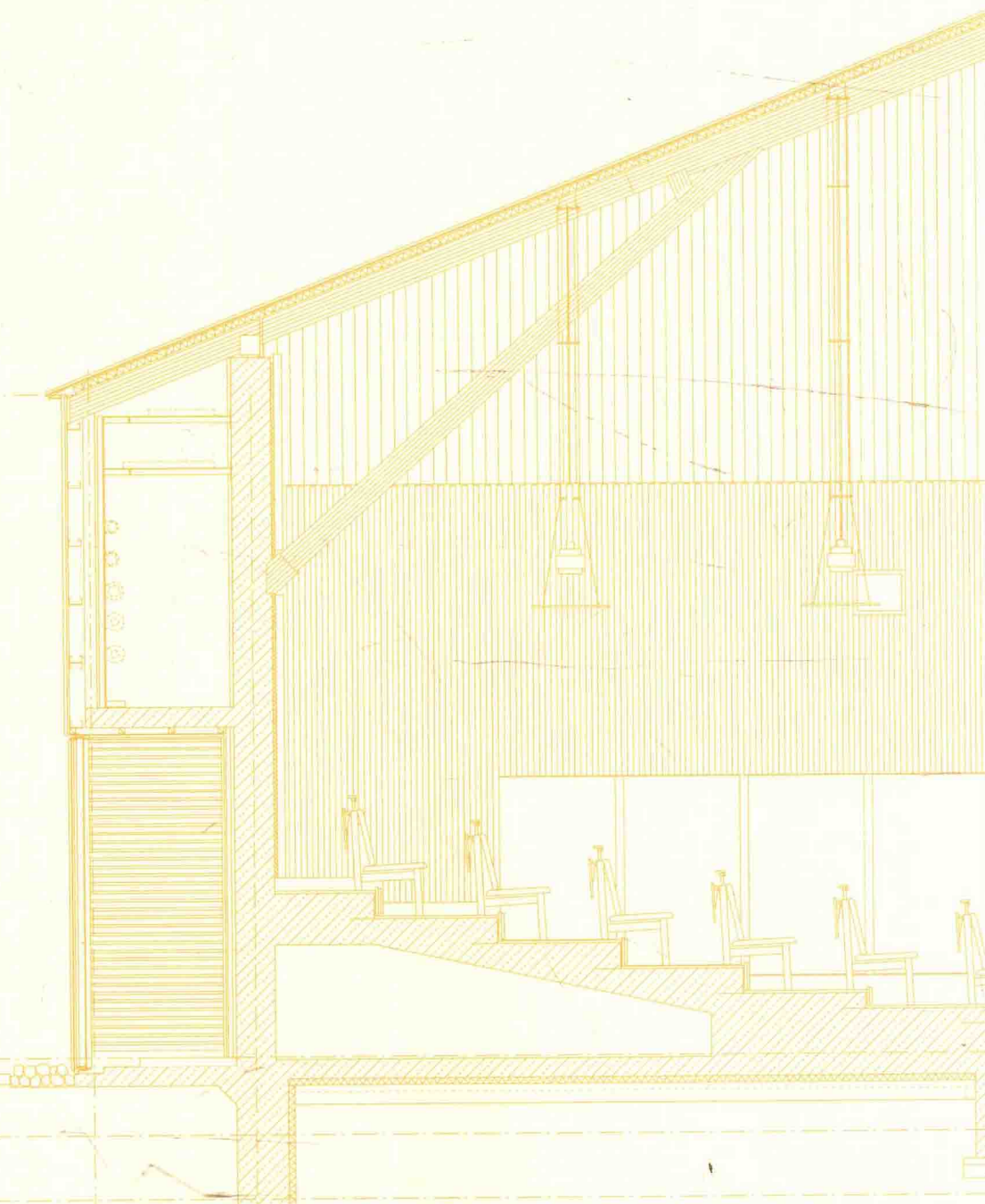
299 后记

302 员工 内藤广建筑设计事务所员工名单（1981—2011年）

302 执笔者、新闻报道刊号

304 作品名笔画顺序索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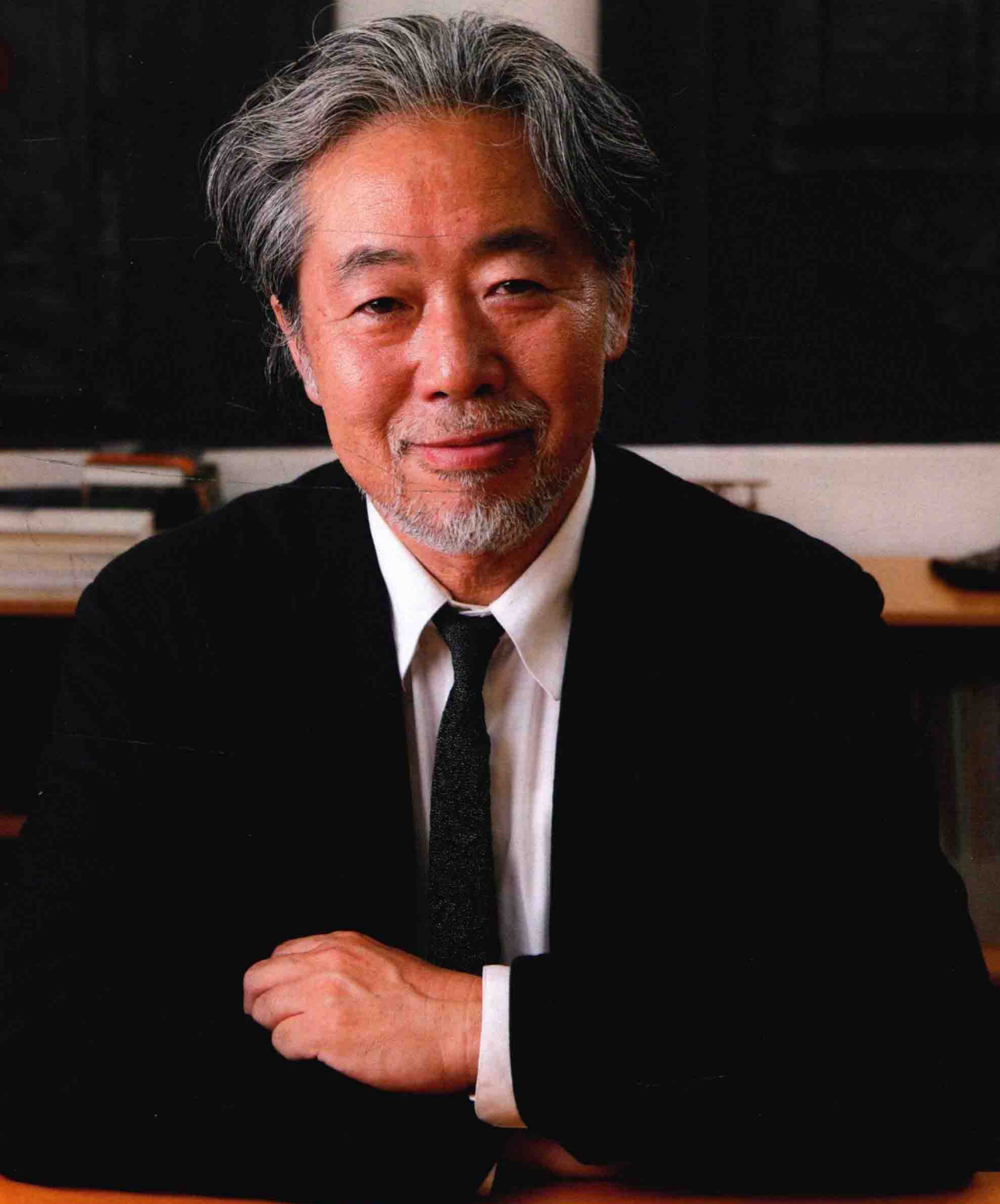


内藤广

1950年生于神奈川县横滨市。1974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建筑学专业。197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部。

1976—1978年，就职于费尔南德·伊格拉斯建筑设计事务所。1979—1981年，就职于菊竹清训建筑设计事务所。

1981年成立内藤广建筑设计事务所。2001—2002年，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基础工学副教授。2003—2011年，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基础工学教授。2010—2011年，任东京大学副校长。（摄影：山田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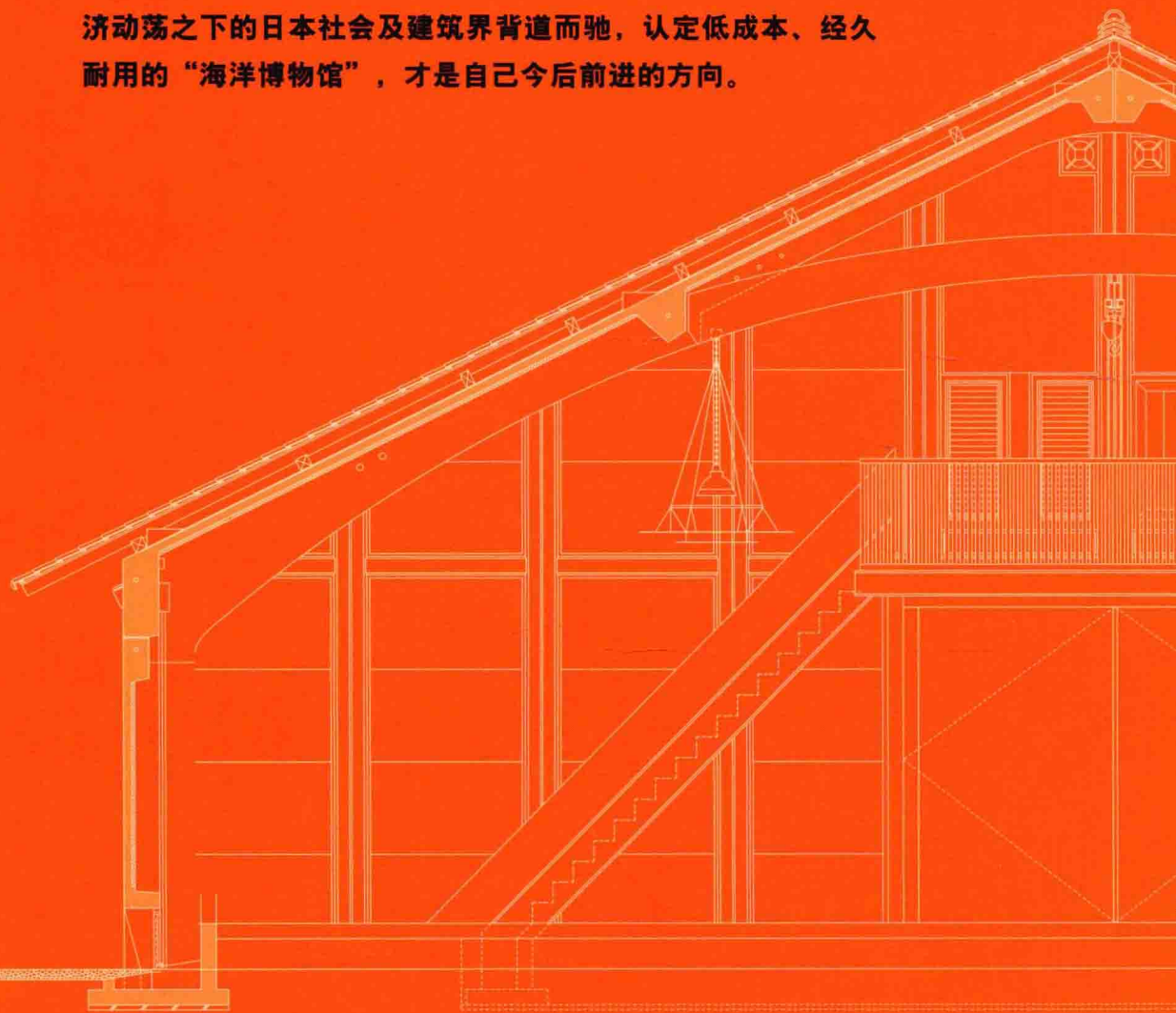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海博”时期

(1950—1995年)

内藤广31岁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却仍未得到大手笔的工作项目，内藤广度过了充满磨炼的30年时光。他与处于泡沫经济动荡之下的日本社会及建筑界背道而驰，认定低成本、经久耐用的“海洋博物馆”，才是自己今后前进的方向。



背景为“海洋博物馆·收藏库”剖面图。

1970—1980年

访谈
01

『三十七岁时， 才决定把 建筑继续下去』

——回顾那些被关注却也迷茫的日子

刊载于NA2009年学生特别版
及KEN-Platz

在研究生院读书时，内藤广就开始向建筑专业杂志投稿，很早便得到了关注。三十一岁时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但却还没有承接过大手笔的项目。四十岁之后，逐渐推出一些自己的作品，同时也引起了社会性话题。一直到将近四十岁之时，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建筑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让我们跟随内藤广，回顾一下从年轻时立志于建筑开始，直至海洋博物馆这一转机之作诞生中间的日子。

——进入大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建筑专业呢？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当时是听从了建筑家山口文象（一九〇二—一九七八年）先生的建议。我的外祖母家与山口家是邻居，小的时候，我就经常在山口家的游

泳池里游泳。当时我并不知道山口先生是那么的伟大的建筑家，高中时我向山口先生征求意见，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想干点什么。』山口先生回答道：『成为建筑家之后，便能够做任何事，你可以首先考虑做一个建筑家。』建筑与人类的生活以及人类本身密切相关，如果一直从事建筑相关的工作，那么即便最后没能成为建筑家，也没有关系。

第一次参加高考，由于安田讲堂的火灾，

没能考上东京大学，复读一年之后第二次参加高考，还是没能考入东京大学，便进入了早稻田大学。当时早稻田大学学生运动颇多，我想在这里读书也没什么意思，便想再次复读。我去征求山口先生的意见，他制止了我，并告诫我，青春时光是那么宝贵，不能年复一年地拿

来浪费。他告诉我，早大有一位很有趣的建筑家，叫作吉阪隆正（一九一七—一九八〇年），你去他那里就好。山口先生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的大学时代逐渐步入正轨。

——进入早稻田大学吉阪研究室之后，您开始学习建筑，或者说开始发现建筑的有趣之处，是这样吗？

完全不是这样。当时，吉阪先生很忙，几乎不会直接给我们讲课。与建筑专业知识相比，我们在无形之中学到更多的是对人类的思考以及对社会的思考。吉阪先生的人生观及生活方式是令人震撼的。与建筑相比，这些才是根本。

直到吉阪先生去世前五六年，才与先生直接接触。吉阪先生的生活方式是非常拼命的。在大学教学之外，还参与很多社会活动，晚上在设计事务所某个研究室做设计，并且经常喝很多酒。我觉得他很不容易。

——对吉阪研究室的同伴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去研究室，学长们都是一副很厉害的样子（笑）。虽然我想见吉阪先生，可却不怎么想去研究室。偶尔带着同年级的同学，去我的一个亲戚家。亲戚出国工作，家里空着。我们关在家里，研究国际建筑



（摄影：柳生贵也）

吉阪先生不放心， 还曾特意打电话询问

设计大赛。

当时，葡萄牙圣港岛重新开发，举办国际建筑设计大赛，我们决定参赛。加上研究室的两位留学生，一共七八个人闭门不出，研究方案。我们不怎么去研究室，我们年级的学生也不参加研究室的会议，吉阪先生有些担心，曾打过电话来询问情况。

——您在学生时代就执笔《新建筑》的月评，发表了很多批判矶崎新先生的言论，是这样吗？

那是研究生一年级闭门不出的那段时间。一方面在写《新建筑》的月评；另一方面专心准备比赛，几乎不怎么去学校。

矶崎新先生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人，建立了非常缜密的理论。虽然觉得他很优秀，但是那时我还很年轻，存在反叛心理，有一种想要将他的理论推翻的想法，写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東西。另外，山口先生教导我，所谓建筑，是从人类社会之中衍生出来的东西，因此，对矶崎先生的所见所想，我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可



研究生时期的内藤广。（摄影：内藤广设计事务所）

能是一种观念上的不同。当然，矶崎新先生也许明白这一点，只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才采取那样的行动，而我作为年轻人，只想表达自己的态度。

——参与这些活动，还是顺利毕业了吗？

我的成绩可是很优秀的（笑）。设计课题大部分都得到优，毕业设计也是优。另外，我有很多好友，所以即便不去上课，考试时也能得

到不错的分数。

——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绩优秀、喜欢建筑的少年。

看起来是啊。是个讨厌的家伙

（笑）。但是，其实当时年轻人之间流行一种风潮，认为当时的时代已经不是做建筑设计，或者说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做点什么的年代了。也许那只是学生运动的余波，但是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整个建筑界都认为，在古典世界中，我们将无所作为。年轻人只是受到了建筑界的误导。

——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认真地考虑自己能为社会的发展做些什么，对吗？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六十年代后期学生运动的余温犹存。之后发生了三岛由纪夫自杀事件、尼克松冲击（美元冲击），再之后是石油危机。并且，像罗马俱乐部^①这样的组织，那时也开始关注全球环境问题。另外，东西方「冷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越南

不灵光的家伙与时代弃子的心情

战争还在持续。在那样一种环境之下，建筑师们理所当然会考虑建筑到底还有怎样的存在意义。

——周围的同学们都是这样吗？

有这些考虑的同学应该是很多的。有许多很优秀的同年级同学，因此而放弃了建筑。在那个时期，有许多有才华的人，绝望地离开了设计，离开了建筑。

——在七十年代的社会环境之中，在那样的烦恼之下，您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去西班牙的事务所（费尔南德·伊格拉斯建筑设计事务所）呢？

就是一种自暴自弃吧（笑）。那时觉得自己以后是不可能在这个行业扬名立万的。对于自己的未来，我以为自己能够出人头的可能性只有十分之一而已。不过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会不太灵光地坚持自己的想法。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枚弃子。

周围的人也是众说纷纭。父母对我说：

研究生时代所著《月评》：

对登载于《建筑文化》的矶崎新作品“K氏住宅”“Y氏住宅”的评论
（节选自1975年1月《新建筑·月评》专栏）

久违的矶崎新先生，在拆迁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我无法想象这种持续的“无机化”的后果。或许有可能会逐渐接近于无形，逐渐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变得毫无关联。多年前，在《a+u》特辑中看到矶崎新先生的创作思想，给我留下了强烈的、鲜明的印象。那是一种就像爬山虎一样的、想要一刀斩断却又密不可

分、近似于怨念的执着。但是，现在的矶崎新，我只看到了……优美。他的文章中，没有了能够触动我内心的东西。

矶崎新先生，您怎么了……无论如何，矶崎新先生的作品，不管是下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与土地的味道渐行渐远呢？

译注：①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是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也是一个研讨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

「先去大企业上班，然后再去事务所也不迟。」还有很多人说：「即便要去，也应该去巴黎、伦敦、纽约这些地方。」建议我应该先去有名的地方学习、进修。

但那时，我自己只对费尔南德·伊格拉（一九三〇—二〇〇八年）感兴趣。

——去了西班牙之后，有什么成果吗？

有一些吧。其中最重要的是，逐渐切断了与日本的联系。作为学生撰写《月评》专栏，我还是头一个，从研究生一年级开始，我与宫胁檀先生、高桥骥一先生、西泽文隆先生、林场二先生等著名的建筑家逐渐相熟一些。我很幸运对吧？如果当时按照那样的道路走下去，去某个地方学习，之后轻松地成为一个建筑家，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还是暂时把一切与日本的联系斩断了。当然，也包括与杂志编辑之间的联系。之后回忆起来，我觉得，那段时间的孤立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

——那么，从结果来看成功了吗？

现在回想起来，在意识上是想要切断联系的。比如日本的杂志那边，总想着在西班牙有个能写点文章的家伙，有两三次他们拜托我多写点东西出来，我也拒绝了，大概就是因为自己想要孤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会觉得有点滑稽，但当时的我，因为想要做些改变，所以是非常认真的。

——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建筑的吗？

反而逐渐什么都不懂了（笑）。我在费尔南德工作的那段时间，恰好是事务所士气大跌的时期。西班牙社会面临革命，处于动荡时期，受此影响，事务所的工作量锐减，而费尔南德先生自己，也是一种充满了绝望的心态。他可是一个天才般的建筑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非常可惜。

宣布一年不工作， 闭门不出，埋头读书

——回国之后，便进入菊竹清训（一九二八年）先生的事务所，是什么原因呢？

是吉阪先生对我说，工作满两年就回国吧。也有人邀请我去纽约，但是我拒绝了。回国时，我决定通过陆路，走丝绸之路回国，因此大概花费了半年时间，到达尼泊尔，从尼泊尔乘飞机回国。那段时间我与妻子结了婚，但同时我宣称回国之后的一年内不会工作，只把自己关在租来的房子里，白天阅读堆积如山的书籍，晚上画画草图，总之没有做任何与设计有关的工作。

——就是说，没有一点想要工作的心思？

现在想来那段时间一塌糊涂，但当时，我决定什么都不做。不过，半年之后，这种状态被吉阪先生的一个电话终结了。『你在干什么？快来学校！』我向他解释我暂时什么也不想干，他对我说：『你可以回学校来。』

那时吉阪先生非常忙，身兼多



吉阪隆正

职。我问他：「吉阪老师，您有多少个头衔？」他回答说：「应该有三十个以上。」我回答说：「我可不想回到这么忙的人身边。」我是不是很任性（笑）？

吉阪先生问我：「那你有什么打算呢？」我回答说，因为在西班牙学的是设计，所以想在日本学习建筑实务。吉阪先生又问：「那么你觉得，日本的哪个事务所最不适合你呢？」我回答说，菊竹先生的事务所，可能不太适合我。吉阪先生立即拿起旁边的电话拨了出去。「是菊竹君吗？有一个从西班牙回来的很有意思的家伙，你帮我关照他吧。」我接过电话与菊竹先生交谈之后，他对我说：「明天来上班吧。」

我对菊竹先生说：「请给我一星期的时间，然后我会去报到。」之后便挂断了电话。因为没有看过菊竹先生的任何作品，所以我去

了包括山阴地区在内的很多地方，去参观他的作品。大概十天之后，我去菊竹先生那里，进入他的事务所。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当时菊竹先生的事务所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呢？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菊竹先生的作品，菊竹先生自己也充满了迷茫。那个时期，菊竹先生开始直接切入自己的构想，从根源上探寻建筑所传达的精神，像村野藤吾先生那样，重视细节及造型所含有意义。

——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您学到了什么呢？

从结果来看，与建筑实务相比，我学到更多的是对事物的看法。至今我都认为，菊竹先生并非凡人，而是一个天才。当时还是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左右，虽然具体情况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菊竹先生那时已有一个构想，「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感知办公室使用状况的系统，比如按照人的体重，来控制办

菊竹先生并非凡人，而是天才

公室的构造」。这样的构想，现如今用电脑都不一定能够实现。

另外，在实施某个项目的空间设计时，使用了很粗的柱子。菊竹先生说：

「喂，那个柱子，你是想让它立在那儿还是不想让它立在那儿？」通过松井源吾事务所的研究，得出有必要使用柱子的结论。这时，菊竹先生给出意见：

「那么柱子的材料使用钨钢怎么样？如果使用钨钢，不是可以节省四分之一的空间吗？」一般人不会有这样的创想吧（笑）。

这些想法都是非常了不起的。菊竹先生站在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角度，思维非常开阔。内井昭藏、伊东丰雄、长谷川逸子等在菊竹先生那里工作过的建筑家们，都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伊东先生的设计思想中，也非常柔和地植入了技术因素，这一点可能就是从菊竹先生那里得到的传承。

——在菊竹清训先生的事务所工作了两年之后，就自立门户了，那是事先计划好的吗？

实际上当时我是想再工作一段时间。可